

世界的地緣戰略歷史與中國的外部地緣變化¹

（一）歷史視野：傳統大陸文明的形成和影響

人類歷史上，只有從沿海向內陸有較大縱深的大陸型區域，才有可能形成文明程度較高的大規模人口的群體聚居；與相應的則是以“政治國家”為**主要形式的結構化縱向治理**。半島或島嶼型國家由於處在大陸政治的邊緣地帶而易受到不同地緣板塊相互間資源環境與人類文明的摩擦形成張力的頻繁干擾，因而使其形成國家形式的政治文明的進程經常中斷。

這個在幅員遼闊的大陸中心形成政治國家並對邊緣地區影響滲透造成的摩擦的歷史，是為亞洲大陸和美洲大陸為主的幾千年傳統的地緣政治歷史。

歐洲屬於半島。早期的希臘和羅馬的奴隸制文明不是大陸文明——都屬於從歐亞大陸邊緣借助海灣沿岸的便利向大陸縱深不斷攻擊前進而構建海盜據點形成的城邦的“海緣政治”；其之所以一度短暫輝煌而堪可稱之為國家，皆主要在於大規模對外掠奪資源和使用來自歐亞大陸和非洲大陸的奴隸。這種海盜文化與奴隸制度高度結合的歷史在近代復興，因之而成為本屬邊緣的西方在殖民主義階段重朔西方中心主義地緣戰略的內涵……

但是，在歐洲半島的邊緣地區開始的、以海外殖民擴張為來源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及隨之而來的資本擴張，雖然沒有化解歐洲半島與其邊緣地區之間的摩擦張力；但卻改變了傳統的以大陸政治國家為中心的地緣政治。

美洲大陸上曾經綿延數千年的以印加和瑪雅等傳統農業為主的人類文明，直到 17 世紀以後才被殖民者全面侵略所中斷。**主要在於歐洲半島的邊緣地區承載的歐亞大陸之間摩擦成本的對外轉嫁**：半島性歐洲的聚居群體具有小規模分散化特徵、直到人類進入第二個千年仍然未進入“政治國家”發育的早期——西方史稱之為“中世紀的千年黑暗”。這個政治不發育階段的歐洲半島中心區對亞洲大陸“長期逆差”導致“白銀危機”、演變為對邊緣小國造成的張力和長期戰爭，促其早期主要是遠離大陸文明的邊緣國家為支付戰爭代價而成為對外殖民擴張主體，如荷蘭、西班牙、葡萄牙、英國等。

¹ 本文是為 2011 年 12 月 12-14 日在香港召開的首屆全球南南論壇起草的參考資料，由中國人民大學董筱丹 2011 年 11 月 17 日起草，溫鐵軍 21 日完成修改。

美洲大陸文明是被歐洲殖民者殘暴滅絕的：在歐洲漫長的黑暗中世紀起支配作用的“單一神”宗教極端主義的政教合一控制下，歐洲殖民者拒絕承認信奉本土多神教的美洲土著是有“靈魂”的人，遂道貌岸然地反人類犯罪——使用火器和疫病等手段行使滅絕人種的屠殺和大規模奴役勞動；而且通過**只有在西方奴隸制意義上才稱得上偉大的文藝復興**，來謳歌西方殖民者“對新大陸的開拓”——這就漂白了在歐洲確有普遍意義的反人類犯罪，使之成為有普世價值的西方主流意識形態。

那麼，美洲土著文明被大規模滅絕之後，唯一留存到今的傳統的大陸型文明，就只能在中國還有——本來，歷史上，亞洲大陸傳統文明形態是一個以中國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中國的文明形態對周邊國家具有極強的輻射作用，長期以來主要通過接受周邊國家朝貢和中央更多回饋來維護東亞和東南亞的儒家文化圈。只不過在歐洲殖民主義晚期抵達中國東南沿海以來的百餘年中，中國才被迫處在西方列強地緣衝突的前沿，傳統文明失去很多。

自 1840 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陷入經濟和政治的半殖民化，其間大量領土和領海主權被帝國主義全部或部分侵佔。兩次世界大戰中，中國儘管算是戰勝國，但仍然不過是西方列強進行利益交換的對象。另一方面，19 世紀西方殖民者（近代史上稱為西方列強，其實經濟體量遠不及中國）剛入侵中國時，即已意識到以中國疆域之廣大，文明之久遠，地形之複雜，若由任何一個西方國家構成獨佔利益，則此國勢必獨大；因而由英國提出“列強不得在中國形成獨佔利益”的共識，隨之被美國確立為“門戶開放、利益均沾”。20 世紀中國借西方連續危機和戰爭之機通過革命解殖之後，帝國主義對華戰略更多表現為不斷挑起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摩擦乃至劇烈的軍事衝突。

東亞的政治和經濟分化，始於西方國家全球殖民化擴張大潮中，最具有海洋擴張條件的日本“炮製”西方道路向其他亞洲國家轉嫁制度成本。對於 1937—1945 年的中日戰爭，西方列國一直隔岸觀火，因為不管是中國崛起還是日本崛起，都將挑戰歐美在全球的勢力佈局，都是他們不願意看到的。

1927—1937 年中國“黃金經建十年”經濟迅速發展時，美國正熱衷於和日本搞“市場經濟”，“毫無疑問，日本與美國市場的關係，直接和間接地支持了它在中國的戰爭行動。”²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發動之後的 1939 年，美國財政部官員聲稱，中日戰爭為美國人提供了一個“在未來中國貿易中站穩腳跟的大好機會，我們將獲取中國戰後重建工程的大頭……處在和平狀態下，並由一個復興的中央政府統治的中國，將成為未來美國商品和企業的大好場。”

²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港版），引自胡新民，為什麼說中國抗戰後並沒有站起來——兼駁茅於軾的謬論，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8/257846.html>。

因此，中國作為地處亞洲中心的大陸型國家，近代史上所面臨的局面相當複雜。一方面，中國是美日蘇在地緣戰略上爭奪的重點。另一方面，只是因為在二戰中的中國作為對日戰爭的主戰場，地位太過重要，中國的獨立主權要求才得到比一戰結束時相對多些的西方承認。但美國的羅斯福和蘇聯的史達林當時達成的共謀是對中國進行沿江分治——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作為蘇聯在中國的代理人統治長江以北地區，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作為美國在中國的代理人統治長江以南地區，以期美蘇雙寡頭發揮如南北朝鮮、南北越、東西德那樣的地緣控制作用，實現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均衡。

但這種設想，無論是對於共產黨，還是對於國民黨來說，都難以接受。最終，中國共產黨依靠土地革命贏得了二戰後的這場國內革命戰爭，全面恢復了中國大一統的國家治理，並得以在美、蘇爭霸中尋求利益平衡點，恢復了相對完整的國家主權——使蘇聯於 1950 年初與中國簽署和平協定，於 1956 年撤走大連旅順的海軍駐軍。

（二）近代史：兩個新崛起的大陸文明國家的雙寡頭地緣控制

20 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是西歐半島上的帝國主義國家利益摩擦不能在內部解決而訴諸戰爭，最終形成的還是兩個大陸文明——在歐亞的大陸崛起的蘇聯和在北美大陸崛起的美國這兩大帝國主義集團對全球的勢力範圍重新瓜分和構建“雙寡頭地緣控制”。

這一時期，東亞被邊緣化——處於美蘇地緣衝突的前沿，承受著巨大的地緣摩擦的成本，內部政治和經濟的分化與摩擦進一步加劇。

二戰以後，中國和日本在美國對太平洋和東亞地區的戰略佈局中，只是可以結成同盟的不同選項。“如果中國能夠符合他們的設想，就值得美國予以支持；如果不符合，一個復興的日本也可以充當美國在東亞利益的支撐者。”

1949 年接受美國援助的民國政府逃往臺灣以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大陸成為美國包圍封鎖的對象。

1950 年 6 月朝鮮戰爭爆發，挑戰美蘇在南北朝鮮形成的勢力均衡格局，美國迅速以聯合國部隊名義出兵，在東海和南海進行了包圍中國的島鏈佈局，即所謂的第一島鏈、第二島鏈——中國現在東海、南海仍然麻煩不斷，根源是近代以來美國地緣戰略佈局不斷演變使然。

1953 年朝鮮停戰協定締結以後，1954 年美國同臺灣結盟，並支持法國在印度支那的行動。從 1960 年起，美國給予南越以越來越多的援助，並從 1965 年起調遣 50 萬大軍對北越進行干預，到 1973 年才撤兵。

除直接施加軍事壓力外，美國還對中國周邊國家施以經濟援助，“在東亞，我們促進了日本的工業復興，以及南朝鮮和臺灣的工業發展……”³

美國也有人從美蘇關係出發，提出將“鼓勵發展一個有能力抗衡蘇聯，並對美國資本滲透開放的相對強大而友好的中國”作為美國的長期目標，⁴是為1970年代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礎。

³費正清：“我國的對華政策以及在朝鮮和越南的戰爭”，《美國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

⁴同 1。